

王文公文集

七

王荅李集

○

王文公文集卷第二十七

雜著

老子

莊周二

楊孟

性情

原性

性說

命解

推命對

對難

老子

道有本有末本者萬物之所以生也末者萬物之所以成也本者出之自然故不假乎人

之力而萬物以生也末者涉乎形器故待人
力而後萬物以成也夫其不假人之力而萬
物以生則是聖人可以無言也無爲也至乎
有待於人力而萬物以成則是聖人之所以
不能無言也無爲也故昔聖人之在上而以
萬物爲己任者必制四術焉四術者禮樂刑
政是也所以成萬物者也故聖人唯務修其
成萬物者不言其生萬物者蓋生者尸之於
自然非人力之所得與矣老子者獨不然以
爲涉乎形器者皆不足言也不足爲也故抵

去禮樂刑政而唯道之稱焉是不察於理而
務高之過矣夫道之自然者又何預乎唯其
涉乎形器是以必待於人之言也人之爲也
其書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夫
轂輻之用固在於車之無用然工之琢削未
嘗及於無者蓋無出於自然之力可以無與
也今之治車者知治其轂輻而未嘗及於無也然而車以成者蓋轂輻具則無必爲用矣
如其知無爲用而不治轂輻則爲車之術固
已踈矣今知無之爲車用無之爲天下用然
不知所以爲用也故無之所以爲用者以有

轂輻也無之所以爲天下用者以有禮樂刑
政也如其廢轂輻於車廢禮樂刑政於天下
不坐求其無之爲用也則亦近於愚矣

莊周上

世之論莊子者不一而學儒者曰莊子之書
務詆孔子以信其邪說要焚其書廢其徒而
後可其曲直固不足論也學儒者之言如此
而好莊子之道者曰莊子之德不以萬物干
其慮而能信其道者也彼非不知仁義也以
爲仁義小而不足行已彼非不知禮樂也以

爲禮樂薄而不足化天下故老子曰道失後
德德失後仁仁失後義義失後禮是知莊子
非不達於仁義禮樂之意也彼以爲仁義禮
樂者道之末也故薄之云耳夫儒者之言善
也然未嘗求莊子之意也好莊子之言者固
知讀莊子之書也然亦未嘗求莊子之意也
昔先王之澤至莊子之時竭矣天下之俗譎
詐大作質朴竝散雖世之學士大夫未有知
貴已賤物之道者也於是棄絕乎禮義之緒
奪攘乎利害之際趨利而不以爲辱殞身而

不以爲然漸漬陷溺以至乎不可救已莊子
病之思其說以矯天下之弊而歸之於正也
其心過慮以爲仁義禮樂皆不足以正之故
同是非齊彼我一利害而以足乎心爲得此
其所以矯天下之弊者也旣以其說矯弊矣
又懼來世之遂實吾說而不見天地之純古
人之大體也於是又傷其心於卒篇以自解
故其篇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
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由此而
觀之莊子豈不知聖人者哉又曰譬言如耳目

臯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皆有
所長時有所用用是以明聖人之道其全在
彼而不在此而亦自列其書於宋鉅慎到墨
翟老聃之徒俱爲不該不徧一曲之士蓋欲
明吾之言有爲而作非大道之全云耳然則
莊子豈非有意於天下之弊而存聖人之道
乎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皆有矯於天下者
也莊子用其心亦二聖人之徒矣然而莊子
之言不得不爲邪說比者蓋其矯之過矣夫
矯枉者欲其直也矯之過則歸於枉矣莊子

亦曰墨子之心則是也墨子之行則非也推
莊子之心以求其行則獨何異於墨子哉後
之讀莊子者善其爲書之心非其爲書之說
則可謂善讀矣此亦莊子之所願於後世之
讀其書者也今之讀者挾莊以謾吾儒曰莊
子之道大哉非儒之所能及知也不知求其
意而以異於儒者爲貴悲夫

莊周下

學者詆周非堯舜孔子余觀其書特有所寓
而言耳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

害意以意逆志是爲得之讀其文而不以意
原之此爲周者之所以訟也周曰上必無爲
而用天下下必有爲而爲天下用又自以爲
處昏上亂相之間故窮而無所見其材孰謂
周之言皆不可措乎君臣父子之間而遭出
遇主終不可使有爲也及其引太廟犧以辭
楚之聘使彼蓋危言以懼衰世之常人耳夫
以周之才豈迷出處之方而專畏犧者哉蓋
孔子所謂隱居放言者周殆其人也然周之
說其於旣反之宜其得罪於聖人之徒也夫

中人之所及者聖人詳說而謹行之說之不
詳行之不謹則天下弊中人之所不及者聖
人藏乎其心而言之略不略而詳則天下惑
且夫諄諄而後喻饒饒而後服者豈所謂可
以語上者哉惜乎周之能言而不通乎此也

楊孟

賢之所以賢不肖之所以不肖莫非性也賢
而尊榮壽考不肖而厄窮死喪莫非命也論
者曰人之性善不肖之所以不肖者豈性也
哉此學乎孟子之言性而不知孟子之指也

又曰人爲不爲命也不肖而厄窮死喪豈命也哉此學乎楊子之言命而不知楊子之指者也孟子之言性人之性善楊子之言性人之性善惡混孟子言命莫非命也楊子之言命人爲不爲命也孟楊之道未嘗不同二子之說非有異也其所以異者其所指者異耳此孔子所謂言豈一端而已各有所當者也故孟子之所謂性者獨正性也楊子之所謂性者兼性之不正者言之也楊子之所謂命者獨正命也孟子之所謂命者兼命之不正者言之也夫人之生

莫不有羞惡之性且以羞惡之一端以明之
有人於此羞善行之不修惡善名之不立盡
力乎善以充其羞惡之性則其爲賢也孰禦
哉此得乎性之正者而孟子之所謂性也有
人於此羞利之不厚惡利之不多盡力乎利
以充羞惡之性則其爲不肖也孰禦哉此得
乎性之不正而楊子之兼所謂性者也有人
於此才可以賤而賤罪可以死而死是人之
所自爲也此得乎命之不正者而孟子之兼
所謂命者也有人於此才可以貴而賤德可

以生而死是非人之所爲也此得乎命之正者而楊子之所謂命也今夫羞利之不厚惡利之不多盡力乎利而至乎不肖則楊子豈以爲其人哉亦必惡其失性之正也才可以賤而賤罪可以死而死則孟子豈以爲其人之命而不以其人之罪哉亦必惡其失命之正也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四支之於安逸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之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

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之命也然則孟
揚之說果何異乎今學者是孟子則非楊子
是楊子則非孟子蓋知讀其文而不知求其
指耳而曰我知性命之理誣哉

性情

性情一也世有論者曰性善情惡是徒識性
情之名而不知性情之實也喜怒哀樂好惡
欲未發於外而存於心性也喜怒哀樂好惡
欲發於外而見於行情也性者情之本情者
性之用故吾曰性情一也彼曰性善無它是

嘗讀孟子之書而未嘗求孟子之意耳彼曰情惡無它是有見於天下之以此七者而入於惡而不知七者之出於性耳故此七者人生而有之接於物而後動焉動而當於理則聖也賢也不當於理則小人也彼徒有見於情之發於外者爲外物之所累而遂入於惡也因曰情惡也害性者情也是曾不察於情之發於外而爲外物之所感而遂入於善者乎蓋君子養性之善故情亦善小人養性之惡故情亦惡故君子之所以爲君子莫非情也